

龙骨坡抬工号子的文化特征探析

胡 雅 曼

(重庆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龙骨坡抬工号子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较为重要的社会影响,是现实的反映和历史的见证,是巴蜀文化的艺术瑰宝,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从龙骨坡抬工号子的文化背景、语言特征、音乐特征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入手,探析其文化特征与艺术价值,以期该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关键词:龙骨坡;抬工号子;原生态;文化特征;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1)01-0078-08

doi:10.19742/j.cnki.50-1164/C.210108

抬工号子也被称作搬运号子,是劳动人民在重体力劳动中形成的一种民间歌曲形式,带有强烈的节奏感、朴素的实用性和个性鲜明的音乐特征。它不但唱出了抬工的喜怒哀乐,还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出人生的酸甜苦辣,反映了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表现出丰富的音乐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是劳动美和音乐美的和谐统一。

重庆巫山龙骨坡抬工号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蕴含着当地人民特有的生活趣味、文化意识和精神特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艺术价值。2008年,龙骨坡抬工号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类搬运号子名录。^[1]

一、关于龙骨坡抬工号子的研究概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人民群众世代相传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并以各种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其非物质属性强调的是技能手艺、经验体味和精神品质。^[2]它虽然不易被人们直接感知,却往往在无形中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日常细节,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无声无息地流逝,对人类精神生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项人类文化的系统工程。21世纪初开始,世界各国先后开展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并逐渐取得成效。在对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上,法国、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国家走在了世界前列。近年来,我国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纳入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而民歌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收稿日期:2020-04-19

作者简介:胡雅曼(1978—),女,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教学研究。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增强了自身的生命力及存续性,逐渐得到了有序的保护和传承。

“学术研究”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对民歌的学术研究不断加强,相关研究成果数以万计。但这些研究较多地着眼于一些相对宏观的层面,在陕北民歌、江苏民歌、广西民歌、河北民歌、重庆南川民歌、重庆巫山民歌等各民族、各地区民歌的大体分支上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研究对某一首民歌的微观深入分析,其研究内容多集中在民歌的分类、艺术特征、演唱技法等音乐本体的基础性研究上;还有部分成果涉及对民歌的保护方式、保护制度以及传承机制的应用性研究。

抬工文化作为广泛存在于我国山区和丘陵地带的文化遗产,既有特定的民族、地域个性,也有广泛的文化共性,但相关研究却相对薄弱。如笔者所见跟抬工号子的有关学术文章不到10篇,除个别研究者关于仁寿抬工号子的系列论文之外,只有研究“渝西地区抬工号子唱词”的几篇零星文章,而针对龙骨坡抬工号子的研究尚很少有人关注。目前能够查到的资料,除网上的简介概述之外,只有吴东平《龙骨坡抬工号子的魅力》和几篇学术价值较小的文章。

笔者长期关注重庆巫山民歌,搜集了大量龙骨坡抬工号子的相关影视、图文资料,并获得巫山县音乐家协会提供的重要素材,对龙骨坡抬工号子的文化特征有了一些较为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现将这些心得贡献出来,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正。

二、龙骨坡抬工号子的文化背景

(一) 地理因素

据考察,龙骨坡抬工号子的发源地为巫山庙宇镇,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的西南部,地处重庆与湖北两省三县的陆上交汇中心,著名的“龙骨坡遗址”便在其境内。204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亚洲最早直立人“巫山人”的生活栖居地。^[3]²³据传,唐代大诗人刘禹锡从巫山县建坪乡采写《竹枝词》至庙宇镇,无意中听到当地传唱的抬工号子后,大为赞赏,故题诗以记:“号子声震龙骨坡,坡上唱来坡下合,随机应对便开口,当是抬工号子歌”。生动地描述了抬工们一边辛勤劳作一边热情歌唱的情景,庙宇镇的抬工号子由此得名为“龙骨坡抬工号子”^[4]。

重庆被称为“山城”,抬工号子的产生显然与重庆地貌特征所导致的交通艰难有着直接的关系。巫山庙宇镇四周山峦叠起,峭壁嵯峨,山路崎岖不平,弯道多,路面窄,交通十分不便。龙骨坡先民为了生存,需要田野劳作、修建房屋、架桥铺路等等。由于坡度陡峭,若靠骡马驮运重物,上坡下坡都容易出事故,所以运输全靠肩挑背扛。但太重的东西一个人搬不动,就需要汇集众人,用抬杠将重物的分量平摊到每个人肩上,协同一致地完成搬运工作。当协同人数由两人逐渐发展到多人,乃至上百人,就形成了抬工群体。

抬工,成了这里最实用、最常见的“运输工具”,主要从事货物搬运,也抬花轿、棺柩以及其他生活生产器物。岁月悠久,抬工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通过吼唱号子达到振奋精神、缓解疲劳、统一步伐和群体协力的作用。抬工号子既强化了劳动协作,又可抒发内心情感,使艰苦而沉闷的劳作变得相对轻松而协调,增添了劳动的乐趣。

(二) 人文因素

龙骨坡抬工通常根据所抬之物的体积、重量来确定抬杠的人数,队伍由小到大可分为2杠、4杠、6杠、8杠、12杠、16杠、32杠等,第一杠的前杠叫“尖子”,中间杠的叫“窝子”,最后一杠的后把叫“把子”。^[5]一开始,他们只是单纯的呼喊号令,而且声音含糊不清,可以说这是龙骨坡抬工号子的雏形,后来逐渐有了调子,有了更为丰富的节奏和歌唱内容,此唱彼和,屡经变化,逐渐形成传承有序的系统性、群体性歌唱现象。

抬工号子当中,“尖子”是核心人物,负责领唱,在行进过程中控制着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统一步伐节奏,协调运力呼吸,同时还负责通报行进过程中的路况,如“前面有坳靠”(难走的路)、“右边一个包”(右边有石头或土堆)、“那里要上个坎哦”、“前路有垮沟”、“前路有点滑哟”等等;而“把子”是整个队伍的舵手,负责把握方向,与“尖子”一唱一和;“窝子”则通过“尖子”的提示,给予回应,表示已知晓前面的路况,并在队伍的行进过程中承前接后,进行步伐调整,节奏协同。^[6]这样一来,抬工队伍的前中后互相配合,随着统一的号子节奏吆喝,有助于集体步力合一,增强气势,协同呼吸,减轻劳动强度。

龙骨坡抬工号子高亢嘹亮、粗犷豪放,同时又荡气回肠、震撼人心,既显示出巫山地区山高路不平的地形特征,又刻画出人类与大自然共处的勇气和魄力。^[7]它是抬工们在身负重压时的呐喊,体现了劳动人民在艰苦的环境中面对困难时的乐观和豁达。它从“自然流露”到“有意刻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是巫山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是在巫山人汗水里孕育出的艺术想象力与文化意识,曾在三峡库区广为传唱。

三、龙骨坡抬工号子的文化特征

独特的自然环境往往能生长孕育出独特的文化现象,音乐也是这一文化现象的构成部分。而抬工号子则是音乐中最接近人们日常生活的形式之一,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与生活体验中创作、加工,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简单、淳朴、准确、真实地表达着人们的内心世界。龙骨坡抬工号子唱腔原始,唱词简单,声音上也没有经过任何刻意的修饰,将一种朴素、自然的无形之美深藏于其中,其独有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应用特征

龙骨坡抬工号子是在劳动过程中自然、随机发生的,所谓“随机应对便开口”,所以它只有基本程式,没有固定的旋律和文字内容,见到什么唱什么。

比如,可能出门时是一段平坦的道路,途中就唱着轻松诙谐的调子;当遇到陡直的上坡时,上坡号子就吼了起来。再比如,当地姑娘出嫁,一般都坐着大花轿,行进途中,抬工们就会吼着打趣调情的“花花号子”,既表达了幸福美满的祝福之意,又用幽默诙谐的方式把含羞待嫁的新娘调侃一番,充满着欢乐的气氛。唱词大胆、泼辣,通俗自然、毫无遮拦,嗓音和唱腔不经任何修饰,本真天然,原始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3]234};而遇到办丧事出殡时,抬工们就会唱起沉痛哀伤的“抬丧歌”,催人泪下。这样,根据唱词内容和应用场景的不同就逐渐形成了大致成型的类别。如下一段,就是经典的上坡号子:

慢腿号子·上坡(节选)

(领)哦哟哟哟哟,(和)哟哟哟哟哟。

(领)伙计的伙计,(和)伙计哪个说哟。

(领)有几步陡去啦陡哦,(和)大伙都扣起手哦。

(领)越陡越难登啰,(和)越陡越有劲啰。

(领)伙计的伙计,(和)伙计就哪个说哦。

(领)过来唉哟了哟哟,(和)这里哟好哟哟。^[8]

(二) 语言特征

语言是表达情感情绪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同时,语言也能在较大程度上决定音乐的艺术特色。鲁迅先生曾在《门外文谈》中写道:“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9]龙骨坡抬工号子就是在这原始的“杭育杭育”声中产生和发展的,它

的原生态之美也体现在语言艺术上。

1. 方言特征

民歌来源于土地,扎根于土地,无不诠释着乡音乡情,语言是它的载体,而方言却是它的特色。龙骨坡抬工号子就灵活运用了当地的方言土语(以下面这首《抬工谣》为例),突出了当地特殊的文化色彩,展示出其独有的文化风貌,例如:“梭”是重庆方言中很有特色的口语表达,不乏幽默又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抬工们从陡坡往下走时小心翼翼的情景;“筋筋绊绊”是形容路上有绳索、杂草等类似的障碍物,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摔跤。而抬工号子在吼唱时也是完全使用当地方言,比如“脚”这个字就不唱“jiao”,而是唱“jio”,“一脚(jio)踩断”将重庆男人豪放的性格特征展现得淋漓尽致。

抬工谣(节选)

(领)前面龙抬头,(和)后面虎伸腰。
(领)抬头就抬头,(和)伸腰就伸腰。
(领)抬头望,(和)把坡上。
(领)漫阳坡,(和)慢慢梭(走)。
(领)越走越陡,(和)越陡越好走。
.....
(领)青石放光,(和)各踩稳当。
(领)这才叫滑,(和)“天九”打“地八”。
(领)稀泥巴,(和)看到蹠(Chā,踩,在泥水里走)。
(领)中间一罐油,(和)脚踩两边滑。
(领)横龙(沟),(和)顺踩。
(领)当中一条线,(和)踩到沿上转。
(领)拐拐路(弯路或“之”字路),(和)走宽处。
(领)花花路(干湿相间的路),(和)踩干处。
(领)滑滑儿的,(和)稳稳儿的。
(领)踩左,(和)有我。
(领)踩右,(和)将就。
(领)下脚挺底,(和)两头掬起(用力抓紧)。
(领)掬起莫放,(和)放嗒(了)照样。
(领)照样的,(和)还样来。
(领)夹漕,(和)顺倒。
(领)天上乌云跑,(和)地下乱草草。
(领)筋筋绊绊,(和)一脚踩断。
(领)黄丝缠脚,(和)金蝉脱壳。
(领)前转左手,(和)后转右手。
(领)说转就转,(和)说圆就圆。
(领)人走桥上过,(和)水往东海流。
(领)满天星,(和)照星点(踩)。
(领)左(右)边靠(歇气,休息),(和)那就好。^[10]

2. 行业特征(暗语)

龙骨坡抬工号子除了使用方言外,还会用到很多行业暗语,这些暗语非常口语化、通俗化,幽默诙谐,自然朴实,既易上口,又便于记忆,例如:

(领)天上明晃晃,(和)地上水幽幽。这是提醒大家地上有水坑。
(领)远看一座庙,(和)近看襟襟吊。这是提醒大家小心树枝碰头。
(领)前面一朵花,(和)走拢莫挨她。这是说前面有个青年女子,别乱看。
(领)天上一砣云,(和)地上一群人。这是说路上人多,小心穿行。
(领)汤圆路啊,(和)各搓个哟。这是说前面的路鹅卵石多。
(领)龙灯路啊,(和)耍起来呀。这是告诉大家前面是连续弯路。^[8]

这些方言及暗语凸显地方民俗色彩,“当它在民间口头传唱之时,便形成了流动的人文景观,这种流动的人文景观,本身即具有荡魂摄魄的艺术魅力”^[11]。

(三) 音乐特征

抬工号子作为劳动号子的一种,是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歌种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将体力劳动与民间歌谣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力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其音乐特征与劳动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节奏与结构

抬工号子的节奏是其音乐元素中非常关键的因素,它掌控着整个劳动过程的速度、强度和频率。龙骨坡抬工号子节奏较规整、强烈,节拍以2/4拍为主,也有部分4/4拍或者2/4拍与3/4拍交替地变拍子。它多为领、和的形式,少数有单人唱或对唱的形式。结构上主要以五七言为主,偶尔为了意思的完整表达,也用杂言,一般分为上句和下句,乐句幅度短小,领、和紧凑。其音乐构成因素较单一,唱词朴实、韵辙严谨;结构形式变化少,句式整齐、曲式简单、领和对称、速度平稳。

随着路况的不断变化和劳动强度大小的不同,领唱者会即兴改变号子的节奏和速度,根据速度的快慢差异,它可以分为“快腿号子”和“慢腿号子”两大类。道路平坦宽阔时,队伍行进速度较快,则采用“快腿号子”,代表曲目如《啄啄号子》《四大靠》《倒采茶》等,歌词妙趣横生,曲调欢畅高昂;反之,当山路崎岖险峻时则采用“慢腿号子”,代表曲目如《哟嗬号子》《报号子》《抬石号子》等,多采用一问(领)一答(和)的方式,前后内容相互呼应。除了负责领唱的“尖子”在每句的开头稍作改变外,“窝子”和“把子”都跟着同样的曲调加以衬词与之附和,等到结束的时候把节奏拖长,随即戛然而止,表示一段唱完另起一段或是宣布休息。

快腿号子·四大靠(节选)

(领)前路盯到起,(和)大伙盯到些。
(领)盯到你看到诶,(和)盯各你稳到。
(领)一个盯一个,(和)一个盯一个。
(领)你眼睛莫打岔,(和)遭乎杠杆呀。
(领)前路高低矮地,(和)大伙稳点蹿。
(领)高也是一脚,(和)低也是一脚。
(领)过来也嘿了呢,(和)这里也很好哦。^[8]

2. 旋律与唱腔

抬工号子的旋律与其劳动强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由于抬工号子始终是在行进的过程中吼唱,所以它的节奏、旋律和速度等相关元素都与劳动强度和劳动步伐协调一致。通常,劳动节奏越快,劳动强度越大,号子的歌唱性就会越弱,有时甚至只有极其简单的节奏性呼喊和召唤,旋律变化不大,以通报行进途中遭遇的情况为主,比如像这样的唱词:“上坡上得急哟,哟嗬;越上越有力哟,哟嗬;铁马叉啰,哟嗬;响叮当哟,哟嗬;溜溜路啰,哟嗬;慢慢来哟,哟嗬”^[12]。反之,劳动强度越小,节奏越慢,号子的歌唱性就越强,越是注重旋律的变化。

龙骨坡抬工号子属于巴渝民歌的分支,故具有浓郁的巴渝民间音乐色彩,在旋律上常常会有大跳的音程进行,加上大量的装饰音、下滑音,形成了独特的唱腔,气息强烈,声调高亢嘹亮,粗犷豪放,此起彼

伏,穿山越岭,十分悦耳。如下面这首快腿号子:

快腿号子·四大靠(节选)^[8]



随着不断的传唱、发展和完善,龙骨坡抬工号子逐渐变得有板有眼,演变成为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独具一格的民间音乐,以它为基础素材创作的音乐作品男声四重唱《三峡抬工号子》搬上舞台后受到热烈欢迎,参加重庆市文艺调演并获奖;另一首以它为素材创作的男声小合唱《三峡抬石歌》也在全国“群星奖”比赛中获得银奖,具有较高的音乐艺术价值。

四、龙骨坡抬工号子的文化功能

所谓功能,就是事物在环境中所起的作用。文化的功能或作用主要在于规范、便利和调节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使之得以巩固和发展。龙骨坡抬工号子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独特的文化艺术形式,作为音乐,它具有艺术功能,主要包括审美、娱乐功能和情感表达功能。除此之外,它作为社会文化事项,还具有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劳动组织、教化传承、文化认同等。在此,文章主要讨论原生态的龙骨坡抬工号子所具有的几种社会功能:

(一) 劳动组织的功能

劳动不止,音乐不止。龙骨坡抬工号子源于体力劳动过程中,由于抬工的劳动强度通常很大,需要多人紧密协作才能完成搬运任务,因此号子的实用性显而易见。抬工号子多采用领、和的形式吼唱,领唱者通常身强力壮、经验丰富,起到组织和领导的作用,通过吼号子的方式,鼓舞抬工的精气神,调整步伐节奏和呼吸运力,并及时向后面的抬工传达路况信息,这既需要较好的歌唱能力,又需要较高的劳动技能,才能成功地号令大家齐心协力完成任务;而其他参与者常常需要更多时间甚至多年的磨炼,才能渐渐熟悉“抬工号子”特有的节奏、旋律、唱腔,掌握唱词中的行业“暗语”,同时将号子与身体动作协调起来。整个队伍经过长期的磨合,才能配合默契,达到安全、快速、高效的劳作目的。抬工号子在统一劳动节奏、调动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二) 教化传承的功能

在人类早期没有文字的时代,歌唱成为人们学习知识和传授劳动经验的主要方式之一。抬工号子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抬工们的劳动行为,增强了集体观念,促进了团队协作。抬工队伍里有的是弟兄齐上阵,有的是父传子、子传孙,通过抬工的师带徒和口耳相传的形式,一代代传承和发展下来。

“大杠往肩上一扛,挺起的是刚毅的脊梁……悠悠的号子崩在山间……把高山变成了矮丘,让大河化作小溪……把朴石凿出了条方,抬工们轻轻一抬,就垒成了一栋栋屋梁……”^[12]千百年来,龙骨坡的抬工们就是这样一边吼着号子,一边顽强地生存下来。龙骨坡抬工号子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巫山人强悍、劲勇、淳厚、素朴的人文品格,它是龙骨坡的汉子们战胜恶劣自然环境的精神力量,被称为龙骨坡汉

子心中的“脊梁”，是庙宇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文化认同的功能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认识，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13]对于生活在集体中的人来说，团结统一的生活秩序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建立起一种集体意识，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参与，而是个人赖以生存的保障。抬工劳动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是一种集体行为，人数越多，技术难度就越大；在抬运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路窄弯急的情况，这不仅是对抬工个人的考验，更是对整个抬工团队的考验，它需要集体协作和共同努力，是个人与集体协调配合的艺术，也是抬工团队精神的体现。

龙骨坡抬工号子的产生和内容与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体现了统一文化背景下群体内部的共性，只有从小生长在巫山山脉脚下，长江水边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才会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千百年来，世代巫山人民的民间民俗文化就在这粗犷有力的号子声中得到反复的强调与强化；在抬工劳动中，人们集体劳作，被同一种情感所激发，步伐和唱腔协调一致，形成一个身心合一的整体；同时又统一在共同的社会态度下，具有相对稳定性；由此龙骨坡抬工号子显示出统一社会感应力的文化功能，社会的群体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得以提高。

五、结语

龙骨坡抬工号子本是由众多体力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口头即兴创作的，跟传统文人和精英文化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可以说，它的某些创作手法是委婉含蓄的主流文化人所忌讳的，正是因为这样，才更加彰显出抬工号子无拘无束的野性美以及酣畅淋漓的活性美，这种尖锐的特质替代了传统文人创作手法隐喻的艺术节奏，具有强烈的原始气息。^[14]

然而，也正是源于这样的原始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阶级的落差以及管理者的偏见，民间文艺都被看作是“下里巴人”，上不了台面，只能长期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口头流传，自生自灭，这对民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

作为民间文艺中的一员，龙骨坡抬工号子也不能例外，除创作上的随意和散漫以外，其传承也几乎是靠父子、兄弟和师徒间的口口相传。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先进的劳动工具特别是大型运输机械渐渐替代了原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方式，这种“在劳动中放歌，在放歌中劳动”的情景也日渐销声匿迹。无论城镇还是乡村，高山还是平地，请抬工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也不愿意再进入这个行业，加上老一代抬工相继去世或年迈体衰不能再抬再唱，抬工号子失去了滋养、繁荣的基础，传承出现断裂，成为大山深处渐行渐远的“千年遗韵”，濒临“人亡艺亡”的境地。

所幸，近年来国家史无前例地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巫山县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成立收集整理小组，建立保护研究机构，对龙骨坡抬工号子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抢救和整理，并加紧培养其传承人。与此同时，还多次举办民歌大赛和一系列与巫山民歌有关的文化活动，进行影音文本记录，出版声像文字书籍等等，使龙骨坡抬工号子这一三峡地区独特的音乐形式得以继续传承，甚至在演绎和表演形式上还与时俱进，增强了外界对它的认知与认同。我们相信，千百年来孕育于巫山大地上的龙骨坡抬工号子一定不会被现代文明所湮没，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将会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民间音乐殿堂大放异彩，余音绕梁。

〔参 考 文 献〕

[1] 搜狐新闻. 三峡库区巫山龙骨坡抬工号子入选非遗名录[EB/OL]. (2008-07-04)[2020-04-10]. <http://news.sohu>.

com/20080704/n257936547.shtml.

- [2] 百度百科. 非物质文化遗产[Z/OL]. [2020-04-10]. <https://baike.baidu.com/>.
- [3] 任桂园. 大巫山文化[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 [4] 熊怡. 巫山龙骨坡抬工号子[J]. 今日重庆,2009(5).
- [5] 吴东平. 龙骨坡抬工号子的魅力[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1).
- [6] 徐宁. 巴蜀抬工文化研究[D]. 兰州大学,2008.
- [7] 徐宁. 抬工号子的源流及民间文化特质——以四川省仁寿县抬工号子为个案[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7).
- [8] 巴渝寻宝龙骨坡抬工号子[Z/OL]. (2017-02-24) [2020-04-10]. <https://v.youku.com/>.
- [9] 俞燕. 音乐起源的“劳动说”质疑[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3(3).
- [10] 胡小琴. 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巴渝民歌文化初探[D]. 重庆:重庆大学,2011.
- [11] 任桂园. 巫山文化简论[J]. 四川三峡学院学报,2000(4).
- [12] 中国财经观察网. 国家级非遗巫山龙骨坡“抬工号子”[EB/OL]. (2014-05-23) [2020-04-10]. <https://www.xsgou.com/news/wenmai/10975.html>.
- [13] 王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传承发展[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9(1).
- [14] 胡雅曼. 重庆巫山民歌艺术探微[J]. 当代音乐,2018(6).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onggupo Lifting Work Chant

Hu Yaman

(College of Music,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Longgupo lifting work chant is a folk song sung by the Three Gorges lifting work. It has strong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 the witness of history and the reflection of reality.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had a certain impact. It is not only an art treasure in Bashu culture, but also a preci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linguistic features, musical features and social func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ltural features of Longgupo lifting work chant, in order to fill in the gaps of relevant research, so that this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effectively protected and better inherited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Longgupo; lifting work chant; original ecolog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function

[责任编辑:孟西]